

姜永育 / 著

残忍的连环凶杀，
惨烈的犯罪现场，
四条人命血溅尘埃，
幕后真凶扑朔迷离。

墙上美人脸

一张画在墙上的美人脸，一段曲折离奇的女匪传说，
一个网上流传的神秘鬼帖……
是鬼魂作祟还是人心叵测？

人世间，最凶残的从来不是作案手段，而是人心私欲！
见证中国神探毕麦斯的神奇破案实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墙上美人脸

QIANG SHANG MEIREN LIAN

姜永育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墙上美人脸 / 姜永育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219-08296-6

I. ①墙…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24808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周月华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296-6/I · 1629
定 价 26.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子	001
第一章 豪宅血案	004
第二章 奇异亮光	024
第三章 神秘来客	045
第四章 墙上美人	068
第五章 扑朔迷离	091
第六章 自杀疑云	115
第七章 鬼帖谜团	139
第八章 噩梦连连	165
第九章 陷入绝境	192
第十章 引蛇出洞	219
第十一章 真凶浮出	247
第十二章 孽缘情仇	276
第十三章 真相大白	303
后记	327

引 子

“你最近肯定遇到了烦心的事情!”

刚一见面，老毕便迎头抛过来一句话。

“你怎么知道?”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微微的惊讶。

“根据你面部的表情，和你身体表现出来的一些细节，很容易就可以作出判断了。”老毕轻轻笑了一下，“首先，你的脸色黯淡无光，脸上还有一些细小的黑斑，这表明你最近的睡眠质量很差，而引起睡眠不好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心情不佳。其次，你嘴角的纹路，比前一段时间咱们见面时稍稍下垂了一些，而你的鼻翼却有些微的上扬——这些细节，表明你近来经常处在一种不愉快的状态之中……”

“等等，你能解释一下嘴角下垂和鼻翼上扬，与不愉快有什么关系吗?”我打断了他的话。

“人生气的时候，嘴角往往都会下撇，而鼻孔由于出入气流过大，鼻翼会扩张而上扬——这个其实不用我解释，你生气的时候，拿一面镜子看看自己的表情就知道了。”

“真是这样?”我对着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做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看了一会儿，不由得信服地点了点头。

不错，最近我确实遇到了一件烦心的事情：我所在的法制时空报社新调来了一位栏目主编，这位主编的想法千奇百怪，经常给记者们出一些无法做到的难题，为新闻选题的事，我已经不止一次和他争吵了。

“凡事想开一点儿，不要老纠结在心里。”老毕点上一支雪茄，用左手夹着，美美地吸了一口说，“伙计，这次你特意远道而来，也不能让你失望，我给你讲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案件吧。这个案子十分奇特，它的情节可以说比小说还要曲折、离奇，你把它写出来，相信会有许多人喜欢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案子？”一听有好的题材，我顿时忘却了不快和烦恼，一下来了劲——每次不愉快的时候，我只要到老毕的办公室转上一圈，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对了，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名叫毕麦斯，是这座城市大名鼎鼎的刑侦专家。黑黑瘦瘦的老毕看似貌不惊人，但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破案思路和独特的分析方法。据说，经老毕破获的大小案件已经有上百起，光我们《法制时空》报就采访刊发过老毕破获的二十多起案件。我也因为经常采访老毕，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几年前，本市富豪小区发生的凶杀案，你应该听说过吧？”老毕吸了一口烟说。

“没有，我是外地人，而且前年才到报社工作，所以你说的这个案子我一点儿都不清楚。”我迫切地说，“毕老，你快讲讲吧。”

“准确地说，这个案子发生在五年前，当时我和助手小陈应东城公安分局的请求，专门下去跑了一个多月。我们动用了大量警力，费尽周折，但都未能抓住凶手，反而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将几个警方重点调查的人一一杀害。”

“啊，凶手这么猖狂？”我很惊讶，连声催促道，“毕老，你就别绕圈子了，赶紧说说那个案子吧。”

“这个案子最初发生在富豪小区的一幢别墅内，一个美艳少妇被人杀死在卫生间里，脸部被划烂，惨不忍睹。当时大家对情杀还是仇杀意见不一，并先后调查过小区保安、做家政的妇女等多人。随着调

查的深入，我们在远离小区的化工厂单身楼宿舍内，发现了一张画在墙上的美人脸。”

“美人脸？”

“是的，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头像，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这个头像与富豪小区遇害的美艳少妇的脸十分相似；第二，头像上面竟然沾有遇害者的血迹！”

“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叹一声。

“是啊，是谁画了这张美人脸，它与死者有何关系？我们围绕这幅神秘的头像，对化工厂的几名单身职工展开重点调查，这时，一个八十年前的土匪女人的传说闹得沸沸扬扬，同时，网上还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鬼帖。它们和美人脸一起，把办案人员的思绪搅得一塌糊涂。”

“土匪女人？鬼帖？”我如堕五里雾中，越听越迷糊了，“你讲的这些，听起来太玄幻了吧？”

“是呀，这一切看上去似乎是鬼魂作祟，其实是有人在暗中导演。”老毕眯缝着眼睛说，“当时我们排除重重雾障，就在一切即将柳暗花明时，离奇事件接踵发生，几个重点调查的对象不是死亡，就是疯癫——最后案子破获，这起惨烈的连环血案，竟然都与那个画在墙上的美人脸密切相关！”

老毕说着，重新点燃一支雪茄，慢慢地给我讲起了那起离奇的案子。

第一章 豪宅血案

卫生间里亮着灯，橘黄色的光晕下，一幅惨烈无比的凶杀场景呈现在大家面前：一个身穿粉红色内衣的女人仰面躺在地上，她双手分别垂在身体两侧，睡衣半遮半掩，白皙饱满的乳房和雪白的胳膊、大腿裸露在外，散发出女性的无限魅力——单从这些看，这无疑是一具生前十分苗条曼妙的胴体。然而，视线上移到女人的头部，一种恐怖的感觉笼罩了大家，女人的头部血肉模糊，一道道深深的刺痕布满头部，那张已经无法辨认的脸上，血肉翻卷，面庞支离破碎，一只眼睛挂在眼眶外面，让人感觉异常恐怖。

这是一个初秋的清晨，天气晴好，缕缕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洒落下来，整个大地显得生机勃勃。

公园里十分安静，尽管晨练的人很多，但并没有令人烦躁的喧嚣和嘈杂，只有清脆的鸟鸣声，时不时地划破静谧的氛围。

在公园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慢慢出现了老毕瘦长的身影。如同往日一样，老毕已经围着公园跑了三圈，他浑身上下冒出了一层细汗，黑瘦的脸，也因运动而显得生机勃勃。跑步结束之后，老毕又

来到一排简易健身器材旁，准备再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回家吃早餐。

“老毕，你在哪里？毕老，你还在公园吗？”这时，远处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随着喊声，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出现在晨练的人们面前，很快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老毕闻声转头，很快看到了那个不停叫“老毕、毕老”的小伙子。

“小陈，出什么事了？一大清早你喊魂呢？”老毕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向那个叫陈冉的小伙子招手。

“老毕，我向你严重抗议，请你以后出门带上手机行不？你自己说说，我给你当几回传话筒了？”小陈气喘吁吁地说，“你赶紧回去吧，咱们又有活儿干了！”

“是吗？”老毕的神情一下严肃起来，他赶紧把健身器上的外套拿上，和小陈一起匆匆忙忙地往回走。

一老一少两个身影很快消失在公园门口，晨练的人们又恢复了正常的锻炼，不过，熟悉老毕的人都知道，他的匆匆离去，肯定又是哪里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案。

不到十分钟，老毕和他的工作助手小陈，已经踏上了奔赴案发现场的道路。小陈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一个小时前接听到的电话内容，而老毕和往常一样，靠在车后背上，闭着两眼，一言不发地听着小陈的诉说。

“他们把现场保护得如何？”小陈说完了，老毕才睁开眼睛，随口说了一句。

“好像还不错。东城分局的大头局长说了，要把好事给你老人家留着。”小陈不屑地说，“据我看来，这个案子非常复杂，恐怕非你老莫属。”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小陈同志，在朱大头他们面前，咱们也要表现得谦虚一点儿，免得牛皮吹大了，到时下不来台。”老

毕不太高兴地说。

说完这话，老毕便仿佛进入梦乡一般，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小陈伸了伸舌头，不再吭声。他知道老毕已经进入了最佳的思考状态之中。

此时小陈的头脑中，出现了一幅异常惨烈的凶杀场景，根据朱大头的电话描述，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构思着凶杀的种种可能，但构思了半天，大脑中仍是一片空白。

半个小时后，老毕他们的车便到达了目的地。

二

案发地点位于城市的东郊，这里处于城乡结合部，空气清新，环境幽雅，一个占地面积达数亩的公园环抱着小区，公园里鲜花盛开，鸟儿鸣啭，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小区里，一幢幢造型别致、装修豪华的别墅排列有序，别墅与别墅间相距较远，连接它们之间的，是一片片幽深的树林和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在花草树木掩映下，一座座假山精巧美观，走廊曲径通幽，一条条流泉飞瀑点缀其间。走在小区里，让人感觉像是走在森林边缘，城市的喧嚣和纷扰被抛却脑后，令人心旷神怡。据说，这里每一幢别墅的价格至少在数百万元以上，能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

老毕和小陈刚刚走进小区，一个矮壮的中年男子便匆匆迎了出来。

“毕老，又惊动了你老的大驾，实在不好意思啊。”中年男子神情有些疲惫，“等破了这个案子，我请你和小陈好好喝一顿酒。”

“算了吧，大头局长，你这话不知道说多少次了，一次都没兑现。”小陈有些不满地嘟囔。

“这不是时机一直不成熟吗：你们有空，咱没空；咱有空了，你们又忙得屁股不停。嘿嘿，下次一定补上，一定补上。”朱大头有些尴尬地打着哈哈。

“不说那些废话了，赶紧前头开路吧。”老毕目光炯炯有神，他一边观察小区里的环境，一边做了个“快走”的手势。

朱大头，大名朱大安，是东城公安分局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因为他脑袋很大，据说智商很高，所以大家习惯叫他“大头”。

在小区最里边的一幢别墅前，朱大头停下了脚步。别墅门口，几个负责警戒的警察把守着现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站在门口，满脸的惊惶和恐惧；在她旁边，几个小区的管理人员不知所措地围在一起小声议论，眼睛不时向屋里瞟去。

“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还从没看到过如此惨烈的凶杀场面。”朱大头说着，带领老毕和小陈向屋里走去。

屋里光线较为黯淡，刚一走进去，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令人作呕。

“这是一幢上下两层的小楼房，楼下是客厅和主卧室，楼上是两间次卧和一间书房。据我们了解，楼上并没有住过人，女主人平时都住在楼下的主卧室里，今天凌晨，她正是被人杀死在主卧室的卫生间里。”朱大头介绍道。

“这幢别墅，只住了女主人一个人吗？”小陈问。

“据我们了解，确实是这样。”

老毕站在客厅里，向那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房间望去，脊背传来一阵凉飕飕的感觉。

“走，进去看看。”老毕小心翼翼地推开虚掩的房门，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卧室布置得十分豪华，宽大的双人床，粉红色的卧具，古色古香的家具，使整个房间看上去十分温馨。但卧室里的东西显得十分凌

乱，特别是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被子和枕头胡乱扔着，粉色的床单大半垂到了地上。

老毕像一只嗅觉敏锐的猎豹，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

卧室的地板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血迹，血腥的气味更加浓烈。这里，显然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地上多处可以看到一缕一缕的女人的长发。

“小陈，把这个收集一下。”老毕突然从地上用镊子夹起一缕头发。头发不多，只有十多根，但从头发的长短粗细程度来看，它们显然并不属于女性。

“毕老，你的眼力可真厉害！”朱大头由衷地说。

“女主人的房间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头发呢？”旁边一个警察不解地问。

“这很简单啊，女主人和凶手发生抓扯，在抓扯中，她可能把凶手的头发也抓了一些下来。”小陈推测。

老毕依然一言不发，他蹲着身子，用手电筒一寸一寸地照着地面。

“指纹和脚印都提取到了吗？”半晌，老毕才站起身来，他一边捶打腰背，一边轻声问道。

“没，没有……”朱大头涨红脸说，“我们只提取到了死者的，凶手的脚印和指纹，我们都没能取到。”

“你们不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吗？怎么连一点儿有用的线索也没找到？”小陈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就是如此啊，我们有什么办法？”朱大头两手一摊说，“由于凶手破坏了自己的脚印和指纹，加之报案人和小区管理者都到过现场，所以现场脚印比较混乱。”

“先别讨论这个，咱们还是进卫生间看看再说吧。”老毕挥手制止了两人的争论，带头走进了卫生间。

卫生间里亮着灯，橘黄色的光晕下，一幅惨烈无比的凶杀场景呈现在大家面前：一个身穿粉红色内衣的女人仰面躺在地上，她双手分别垂在身体两侧，睡衣半遮半掩，白皙饱满的乳房和雪白的胳膊、大腿裸露在外，散发出女性的无限魅力——单从这些看，这无疑是一具生前十分苗条曼妙的胴体。然而，视线上移到女人的头部，一种恐怖的感觉笼罩了大家，女人的头部血肉模糊，一道道深深的刺痕布满头部，那张已经无法辨认的脸上，血肉翻卷，面庞支离破碎，一只眼睛挂在眼眶外面，让人感觉异常恐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惨烈的死者。”小陈突然一阵恶心，他强忍着干呕了几下。

卫生间的地板上，溅满了死者的血迹，甚至在洗手池上方的镜子上，也有几滴凝固的血迹。

老毕眯缝起眼睛，细细观察起那几滴血迹来。

三

顺着星星点点的血迹，老毕从卫生间又走到了卧室，最后又来到了客厅。

血迹，在客厅沙发前的地板上消失了。

老毕显然对这一现象十分关注，他从怀里掏出一只放大镜，聚精会神地研究起客厅的地板来。

“毕老，有什么发现吗？”小陈问。

“这里的地板，有被轻微擦过的痕迹，可是案发后，进来的人都踩踏过地板，脚印比较杂乱，所以地板能提供的线索微乎其微。”老毕轻轻摇了摇头。

“你是说凶手擦拭过地板？”朱大头觉得不可思议。

“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消除自己的脚印，另一方面是

将血迹控制在室内。”老毕转头看着朱大头，“别墅外面的情况，你们都调查过了吗？”

“调查过了，不过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发现多少有用的线索。”朱大头局促不安地说。

“好，那现在咱们就一起出去看看吧。”

别墅门前，是一块长方形的草坪，中间夹杂着一丛丛开得十分繁茂的鲜花。一条潺潺流动的人工小溪绕着别墅流过，在不远处汇入了一座有假山的池塘之中。别墅后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一棵棵桉树修长挺拔，树冠遮天蔽日，使得这里的环境显得清幽、雅致。小树林的尽头，是一道带铁丝网的栅栏围墙。

“根据我们分析，凶手很有可能是从外面翻墙而入，作案之后，又从原路返回。”朱大头说，“因为小区的保安二十四小时值班，而且大门口又有视频监控，所以他从大门口进出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老毕没有说话，他的目光一直在小树林里搜索着。但由于地面太干燥了，小树林的地面上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

几个人很快来到了小树林的尽头。

“小陈，你个子较高，从这道围墙上翻出去没问题吧？”老毕凝视着眼前的围墙说。

“应该没问题。”小陈看了一眼围墙上的铁丝网说，“不过，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去翻——万一裤裆被铁丝挂住，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是在情急之下，你可能就不会考虑裤裆了。”朱大头似乎明白了老毕问话的意思，他也像老毕一样，凑近围墙仔细观察起来。

“好了，我感觉他有可能是从这里出去的。”老毕突然指着一处围墙，神色显得有些兴奋。

几个人聚拢一看，围墙上却什么痕迹也没有。

“你们仔细看看，这根钢栅栏与其他栅栏有什么不同吗？”老毕指着眼前闪闪发亮的栅栏说。

果然，在栅栏顶端，有较明显的摩擦痕迹，因而使得这根栅栏明显比其他栅栏有光泽。

“可是太奇怪了，这处擦痕既不像手抓的痕迹，也不像脚踩的痕迹，这究竟是什么痕迹呢？”小陈大惑不解。

“老实说，我自从进入别墅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凶手为何没有留下脚印和指纹？在看到这个擦痕后，我突然一下明白了。”老毕又点燃一根烟，自顾自地吸了起来。

“真不愧是毕老啊！”朱大头由衷地说，“你能说得明白一点儿吗？”

“小陈，咱们刚才在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缺少了什么东西吗？”老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起小陈来。

“你指的是毛巾架上的毛巾和浴巾？卫生间里似乎少了这两样东西。”小陈说。

“可是浴巾和毛巾明明都在啊，怎么会少了呢？”朱大头迷惘了。

“不错，卫生间里的毛巾和浴巾都在，但很显然，毛巾和浴巾都并非只有一条，这从它们在毛巾架上的摆放位置就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有一条，它摆放的位置应该会在毛巾架的正中，但如果是两条，它摆放的位置就会偏离正中。咱们刚才看到的毛巾和浴巾都挂在架子的一端，很显然，另外一端的毛巾和浴巾都被人拿走了。”老毕耐心地解释。

“你怀疑是凶手取走了浴巾和毛巾，并用它们来擦拭脚印和指纹？”朱大头有些吃惊。

“咱们暂时不讨论这个，还是赶紧察看周围吧。”老毕问道，“围墙外面，你们去过了吗？”

“去过了，外面是一小片灌木林。”

“好吧，那咱们就从这里跳出去看看如何？”老毕指着栅栏说，“小陈跳这个当然是没问题了，大头你可能有些吃力，需要我们帮助吗？”

“你可真是小瞧我了！”朱大头说着，用力爬上栅栏，小心翼翼地跨过铁丝网，从栅栏上跳到了小区外面。

老毕和小陈也相继跳到了栅栏围墙的外面。

围墙外面，不知名的野草和灌木长得十分繁茂。灌木丛中，一条小路若隐若现——这是附近居民饭后散步踩出的小路。灌木丛的后面，是城郊农民的庄稼地，一丛丛的玉米挺立其间，使整个小区的后墙外充满了浓郁的乡村气息。

“这里，应该就是他从墙上跳下来的位置了。”老毕指着一处地方说，“这个地方的草有被踩过的痕迹，这和咱们跳下来的情形十分相似。”

“可是，这个地方怎么和里面栅栏上的擦痕位置不一致呢？”朱大头提出异议，“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从哪里爬上，就从哪里跳下，但事实上，咱们看到的擦痕和这个跳下的位置，相距了几米远，这个如何解释？”

“他会不会爬上栅栏后，并没有立即跳下，而是在栅栏上走了几步，然后再跳下呢？”小陈分析。

“有道理，”老毕点点头，“还有一种可能，他爬上栅栏后，先把手中的东西扔了下去，为了不踩到东西，所以在栅栏上走了几步再跳下。”

老毕说着，蹲下身子仔细看草被踩过的地方，但看了一会儿，仍一无所获。

老毕并不甘心，他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来到了玉米地里。

玉米地的前面，是一条窄窄的水渠，这是农民们修来用以灌溉庄稼的渠道。渠水缓缓流淌，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垃圾。

“看，水里有一条毛巾！”小陈突然叫了起来。

“这可能正是咱们要找的东西。”老毕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他俯下身子，用镊子小心地把水里的毛巾夹了起来。

四

“你不要害怕，请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好吗？”老毕和颜悦色地说。

坐在老毕对面的，正是刚才站在别墅门口的那个妇女。她的脸色仍然有些苍白，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恐惧和慌乱。

“我是市里‘好家庭’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我们公司和这个小区签订了长期服务合同，主要给这里的住户打扫卫生和整理家务……”妇女显得很紧张。

“你说的这个公司我很清楚啊，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服务质量也很令人满意。”老毕微笑着说，“我家里也经常请你们公司的人来打理家务，我和我爱人都觉得很不错。”

“是呀，我们公司一直提倡服务至上，只要客户打了电话，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赶到客户家里，尽心尽力把家务做好。”妇女一说起家政服务，紧张的情绪逐渐得到了缓解。

“好，我相信你们的服务——这样吧，由于时间比较紧迫，你还是讲讲今天上午看到的情况，好吗？”老毕适时地把话题转移了过来。

“好吧，那我就再给你讲讲。”妇女按了按胸口说，“今天早上，我来到这家别墅准备做卫生，当时别墅的大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没人应答。我试着打了主人的手机，可对方电话已经关机了。我心想主人是不是出去锻炼了，于是在门口等了十多分钟，仍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你今天早上到小区，具体是什么时间？”老毕问道。